关于唐代残卷《鹖冠子》及其他

阎文儒

今观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艺风堂藏明刻翻宋本影印《鹖冠子》一书，文前有二序言。一为陆佃撰文云：

> 鹖冠子楚人也，居于深山，以鹖为冠，号曰鹖冠子，其道瞎驳著书，初本黄老，而末流迪于刑名。传曰申韩，厉名实，切事情，其极惨礉少恩，而原于道德之意。盖学之弊，有如此者也。故曰孔、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。呜呼！可不慎哉！……自博选篇至武灵王问，凡十有九篇，而退之读此，云十道六篇者，非全书也……语曰：书三写鱼成鲁，帝成虎，岂虚言哉。余窃闵之，故为释其可知者，而其不可考者辄疑焉，以俟博洽君子。

又唐韩愈《读鹖冠子》曰：

> 鹖冠子十有六篇，其词杂黄老刑名。其《博选》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，使其人遇其时，援其道，而施于国家，功德岂少哉……文字脱谬，为之正三十有五字。乙者三，减者二十有二，注十有二字云。

至于文字内容，余详读其《道端》第六章。用卷子本校宋刊本，从开始“天者万物所以得立也……圣人象之。”宋刊本下缺：“天道贵覆……圣人因物而成象”二行余。“举贤用能，无阿于世”。“阿”字下有“好”字。“服义行仁，以一正业”。

卷子本下为："天道唯一，故谓之天，无名之名，故谓之神。至神之极，不忒不惑，以错国于正"。又宋刊本："忠者君之政也"。卷子本"忠者君之'教'也"。宋刊本"信者君之教也"。卷子本无以上句。又宋刊本"信制天地，御诸侯，使圣"下缺。卷子本："使圣知人者君道也，□□□则臣术，可以知事，仁、勇、智、谦、礼、信、圣，因事而使自无败事之人"。宋刊本。"明达四通，内有挟度，然后有以量人"。卷子本无"然"字。又下句：卷子本有"使得其人，则功自见也"。

宋刊本："口利辞巧，足以知辩"。卷子本："利辞巧口，足以知辩"。

以下宋刊本："第不失次，理不相舛"。卷子本："第不失次，理不相奸，近塞远闭，备元变成"。宋刊本："无道之君，任用么麽，动即烦浊，有道之君，任用俊雄。动则明白。二者先定，素立白蓼"。卷子本："无道之君，任用么麽，动即浊乱。有道之君，任用英俊，动则清明。二者先定其一，曰慕明起，气荣相宰。上合其符，下稽其实……君子至门，不言而信。万民亲附……是以人君，亲民如子者，弗召自来，故曰有光，卒于美名……此君臣之变，治乱之分，兴坏之梁（宋刊本："兴坏之关梁"，国家之阅也。（注）：阅犹监也。逆顺利害，由此出生。国家之监也，逆顺利害，由此出生。"缺卷子本"长者事君……用长者与用小人之判也"一段。宋刊本有以下段："凡可无学而能者……当世灭亡"。宋刊本以下缺。卷子本"凡人不学而能者，息与食也，先王传道之效属于息，食之易能"。以下为《近迭》第七章，不再抄录焉。

由此一章校勘，知卷子本与宋本影印者，相差许多，故陆佃撰序云：自《博选篇》至《武灵王问》凡十有九篇。而唐韩愈所见者，仅十有六篇。今《四部丛刊》所影印者为陆佃解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因此知丛刊本即陆佃所集本。共十有九篇，非韩愈

所集仅十六篇也。

关于《鹖冠子》陆佃所集本与韩愈所集本，已如上述。至于书法字体方面，卷子本与隋时字体多相同。以今日本唐招提寺，藏隋大业四年（公元608）《大般涅槃经》卷第三十七（见《日本仏教美术の源流》），大业四年距贞观三年仅二十二年，每字之笔划俱相同，如凡带有“捺”的字，“捺”，都较重。“民”字俱避唐太宗讳，缺末笔。

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所藏大业四年之《大般涅盘经》与此经相差仅二十二年，不仅字体同，而避太宗讳“民”字亦相同。傅增湘所见之《鹖冠子》并非此《鹖冠子》也。一是卷子末空八行，此卷子末书《鹖冠子》卷第一于前空一行；一是“大唐贞观三年五月勘校定毕》，只空一格，傅本虽亦书贞观三年五月，并无“敦煌教授令孤衰传写”之题字。或者傅老先生看到之《鹖冠子》，非今本之《鹖冠子》耶？但以“其书虽俱在，然文字脱缪不可考者多矣”，此语为陆佃序文亦有。又傅文题目《近迭》、《度万》至《王铁》篇为上卷。而缪氏艺风堂影宋本，以《度万》第八为卷中，非上卷也。又傅氏云：“盖上卷为今本八篇有半也”。此又与影宋刊本不同也。总之，汉时即传有《鹖冠子》。《汉书》卷三十有《鹖冠子》一篇。（〔原注〕：楚人居深山，以鹖为冠。师古曰：以鹖鸟羽为冠。）傅氏所见之《鹖冠子》与艺风堂藏明翻宋本影印原书不同也。今亦附加于内，以就教于大雅君子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大学历史系

己之身乎主知不明以為道以[illegible]
時拒世道不敵上事而乎兼非長失以[illegible]為
提以安為危而姓依回人怒福孰大焉若此
者北走之日后知命亡
龐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
鶡冠子曰參顯作法書從甲子成史書官[illegible]
說不道然非參謀文選不起縱法之戰於閭
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[illegible]居受
之十分之耳欲知百法者張雄山岳禹無形
將表角者知禹人也能萬人之智者猶不能
極此學之上
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聞矣退訓言弟子
愈恐

鶡冠子卷第一

大唐貞觀三年五月勅校定畢